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艸堂文鈔卷十三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傳 祭文

王述巖先生傳 大人命代作

先生姓王氏諱鍾吉字謫人別字述巖世爲山東諸城人年十二隨侍尊公笠莊先生於京師嘉慶庚申舉京兆試辛酉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纂修

純皇帝實錄充乙丑科會試同考官補湖廣道監察御史轉掌江南道監察御史出爲甘肅慶陽府知府回籍改近發往河南署光州直隸州事加道銜補陳州府調開封府署南汝光兵備道請終養歸癸巳夏卒於家官御史時江南道有書吏詐贓事發失察官皆嚴議先生與焉而事實在未抵任前或謂宜自辨

先生曰同事何必求異罰且

主上聖明必有區別曉曉胡爲者卒免議稽察萬安倉發八旗甲米正黃旗訾毀米色欲改厥先生曰八旗各自關分非御史指派非花戶舞弊御史可參厥口不可易也事聞

上命軍機大臣托公津陸公康會同先生查辦煮米其嘗實可食領米者不復敢異議官慶陽時有環縣令欲添設驛行已通詳矣先生駁之曰地非孔道安用驛行奸人藉以擾民耳事遂寢甯州納糧由甲戶甲長彙交後皆爲蠹役充當閭閻受累先生悉予革除令花戶自封投櫃宿弊頓清在河南屢決疑獄若鄆城趙殿三光州王高氏睢州袁大鶴等案婦孺咸樂道之兩次赴河工皆舉其職予升銜獲優敘焉最先生生平行事靜正勤能而實根民於至性方笠莊先生由部郎出守韶州先生

已在史館請辭官隨侍筮莊先生不之許也逾年失怙終身涕泣太夫人在慶陽一旦思鄉里遽奉板輿東歸在河南旣補官從容迎養太夫人不欲往則立解綬去終養事畢不復出教子課徒撫愛窮弟戚邨躬然十餘年而沒年方六十有三耳烏乎足於中者無所奪於外惟其天性敦至鬱爲篤行故其進退綽綽胸次蕭然而其居官侃直臨事敏斷與人豈弟所爲本巨者未必茂顧天懷至濬所施未閔有識者不能無惜焉漢自乙丑出先生門同薦諸君若孫文靖公建節浙閩功在太常而色君懋齋何君升畚皆敷歷於外獨小子旣前與先生同官於朝後視學山左得謁於里居仲子汝煜又出乎門下知其行事爲最悉故次其梗概而爲之傳云

喻少瀛明府傳

君姓喻氏字近之少羸其號也雲南曲靖府南甯縣人生有異秉負奇志年十二補弟子員二十登鄉薦二十一成進士以知縣候銓時尊人旭齋丈官直隸靈壽令君以母病馳歸奉養割股肉進病爲之瘥越歲庚子奉母往大名醫行至黔之鎮甯病復劇復刲股以進竟不獲□倉卒具殯殮如禮蓬頭草履扶柩步行巉巖峭壁嚴霜毒雨舁夫爲之感痛行路爲之啜泣失足損筋迫不自知十三驛抵家廢動履者三月竭力營葬廬墓百日晨晡哀號得氣逆症雖未至滅性毀亦過矣居鄉里力肩義舉時疫流行掩骼哺嬰周卹姻舊剖決疑難利濟之心勃發周至以其暇日博閱羣籍古今治亂得失之源流國家綱紀鉅細之興廢靡不究心於忠臣烈士則歎慕而歌詠之烏乎是時之懷抱氣概豈以一令終者哉辛丑隨父任於大名練習吏事

研摩律例曰侍案側有問輒答顧昆季怡怡誼經考史飲酒賦詩灌花植蔬樂不爲減癸卯隨任順天府治中暑京師人文冠蓋之藪擇交尤嚴服古愈勤甲辰冬選福建羅源縣知縣依依邾下不遽成行乙巳八月始抵縣治視事之曰有竊賊被牆圯壓斃者立往勘明事主鄰右均免至署神明之譽立起呈詞手自批閱簽差惟使一人革花會惡俗定書院章程有疊石渡者爲福甯溫州孔道士豪張甲充保正厯任以橋事委之每值要差架木爲杓差竣卽徹募貲肥己而已君是取疎金簿冊盡得其侵蝕狀責令造石橋以折罪旬月告成自銀價日昂厯任以錢糧被議君履任後閩邑紳民自議每一兩加銀二百文足敷批解恐其爲民受累也早起夜眠衣布食蔬甫月餘而諸廢次第舉矣玉廩灣張吳二姓爭海地訟屢年不決君親往勘距縣

八十里於泥中曳小艇丈量惟慮擾民欲卽曰竣事也海野波
闊風入藏府登岸暈絕得溫湯獲解次日登舟遇逆風復暈臥
反署而沒時九月二十九日也年僅三十有二在官僅四十日
士民奔走哭奠遂奉木主與嘉慶時前令鄧君傳安並祀於遺
愛祠政成之速民感之深雖古循吏罕有儷焉配陳孺人生子
一殤女一以弟懷信子秦行嗣

東洲居士曰異哉喻君之爲政也官四十日報以不朽何以得
是於民哉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觀其事母尤爲巨孝讀書鏡古
匠成德性使得大厥施復永其年負荷鉅艱茲其選矣甫及壯
歲發軔百里良材摧折可爲時事惜也所爲詩有聽秋書屋稿
五卷真氣鬱蟠奇采空溢往往幽沈痛切不可卒讀存雖不多
足壽百世余丙申會榜與君爲同年自癸卯以來始常相晤語

論議切磋情真誼古其兄懷恭弟懷信具事實請爲之傳感喟
成篇竦動興起良友雖逝其益我也夫其益我也夫

張受之傳略

明楊忠愍公諫馬市劾嚴嵩兩疏草稿合一卷藏容城縣故里
劾嚴疏稿舊有石刻塗乙處後人以楷字代之諫馬市疏尤多
難辨故未付鈎摹我

朝二百年來官畿輔者自宋文恪陳文勤方恪敏梁文莊以下
題記者將百人未嘗不以忠剛遺墨未壽貞珉恐終就湮淪引
爲歎恨也道光丁未春嘉興布衣張辛字受之者過松筠庵庵
爲忠愍故廬後人葺爲禪院奉忠愍祀住持僧明基字心泉與
受之以文字相善適忠愍九世孫承澤奉兩疏草稿卷來同人
傳觀商謀勒石受之慨然曰是吾事也五月移寓庵廬心泉婦

舍潔榻几礪石以俟受之鉤墨朱奏刀殫竭心力遇塗乙混淆
及楮墨黷毀處側睨凝諦皆裂淚出扼指操縱如挾千鈞之弩
持滿不得發余數數過覘之爲忽喜忽愕不能注視踰閱歲時
忘寒與飢訖戊申春二月杪而事竣烏乎刻石小技也得忠良
遺墨思永其傳常情也獨此兩疏稿以三百年來人所畏難束
手者受之不待求請不希惠利神志勃發剋日告成蓋其古直
之性堅定之力兼以沈酣金石猷俗耽古之功赴義若的而任
事有程故臻此也豈徒其藝之精哉訖工後越一日爲季春月
朔受之忽染時疫時愈時劇漸甚余與心泉冠英爲延醫量
藥竟不能起以廿三日病歿年三十有八受之言在家鄉時嘗
夢至一宮殿見世所稱閻羅王者叩之卽忠愍也自謂已死矣
王特命暫放歸遂驚醒忠愍之靈歟抑受之精誠所預感歟顯

晦時也修短數也受之不至則疏稿不刻疏稿不刻受之亦爾
壤黃馘耳其死也誰惜之而誰痛之顧來而卽刻刻畢卽死顯
晦有不可僞之時而修短若有不能逃之數不亦異哉受之旣
歿心泉爲經紀其喪並歸櫬所需約二百餘金皆忠愍鄉後學
魏麗泉大司馬李滋園副憲以下所醵刻石之資受之堅卽於
生前而心泉厚償之於歿後者也余與潘季玉張石舟陳壽卿
沈紫卿諸君復爲刋輯又得三百餘金寄歸養其老父兼教育
其二子受之其可以無憾受之爲張叔未解元廷濟之從子叔
未之子稚春名慶榮復以丙午領鄉解計偕入都受之與同行
持叔未書并所鐫石墨來詣余余見而異之稚春罷第南歸受
之獨畱時作牙石印見貽古勁有韻戴醴士侍郎爲作空齋畫
靜圖阮太傅卽大書芝鶴二字題其幀首蓋以伏靈芝黃仙鶴

況之余爲作詩用東坡墨妙亭韻有云刀尖所向石魄碎吾氣
正直神依憑鋒宜方銳精緊穩邪人怯出皆所憎噫非受之誰
可與道此者中楮劇寒鐵筆少憩假各家吉金呵凍拓之題爲
丁未銷寒集以其副貽余其風致如此其歿也余爲輓詞曰芝
鶴共千秋爲椒山來隨叔未去松筠凋二友昔悲亭父今哭受
之同年建甯張亨父以癸卯冬歿於松筠庵叔未先生先受之
一月卒於嘉興新篁里實受之所從受金石之學者也江陰吳
儁字冠英與受之同寓相得自病及歿未嘗一日離左右又爲
畫遺照存庵中形神酷似心泉創屋嵌石於壁題曰諫草廬猶
容城故里諫草亭意也兩君拳拳以友不置來請余爲傳余曰
固卽爲之何事請耶然兩君風義不易得也因並著之道光二
十有八年戊申秋九月下瀚

李母薛太孺人傳略

太孺人□□人薛君□□之女李君怡天之配也家故小康于歸時奩資頗豐後家中落而諸妹未嫁乃悉鬻奩資置田數畝積其租息次第嫁諸妹怡天之父庭機善視三弟與二弟輯五友愛尤篤析爨時伯仲仍同居以怡天爲輯五君嗣輯五君旣棄養怡天罄家資以償夙債貧窶曰甚母王太孺人庶母霍太孺人俱老矣太孺人事兩姑能得其歡心菽水所需皆出於十指每醯醬俎醢皆手自造作治麪以上者供親賓而自與子女食粗者子女亦遂習之不敢求精鑿也女紅剪采縫紉及染皁暴練皆精絕子女七人衣服不令同色均不經染人手里黨視之不知爲寒家子也年近六旬以姑在堂每誕辰不受子女賀統所尊而專所養賢孝之性久蹈禮經雖事非奇節固亦闔閭

中之卓行哉生四子三女惟叔子懷庚之生也太孺人夢大星
如月照窗戶語人曰此子其貴乎後懷庚出嗣叔父樂天君中
道光辛卯舉人乙未成進士太孺人下世已久矣懷庚成進士
出先文安公之門以知縣卽用歷任甘肅以丁艱歸里服闋來
都數相過從一日奉狀來泣而言曰吾母沒四十餘年矣雖子
女盈室然鞠育艱辛以虛勞告終懷庚忝竊科名濫膺宰牧而
不及一日之養深懼懿行湮沒冀吾子文之以彰母德而少解
人子之痛也余蹙而應曰是何敢辭乃就來狀而次敘之如此

元配陶安人傳

安人姓陶氏甯鄉人六世祖汝肅明末拔貢南渡後授檢討削
髮稱認頭陀以文章氣節伏一時世所稱密庵先生者也世有
聞人父魯人先生諱章泗有文才候選知縣逾壯而卒安人與

姊弟隨其母周孺人依叔父季壽先生先生以其明慧鍾愛特
甚擇壻暴嚴辱以字余余以嘉慶己卯冬就姻鳳臺縣署時周
孺人已先逝念母之切夢淚恆漬枕庚辰春至都事吾父文安
公吾母廖夫人能得其歡心吾父母愛之如女夙有胃氣疾或
一歲數發或間歲一發漸致四肢不能力吾母常率諸婦親浣
濯造醢蔬安人左右其間實無能爲役恆自笑又自慙也文安
公前後視學山東浙江皆侍舅姑往文安公既棄養余服闋後
奉母北來安人益以京居爲苦曰思南歸不知其不能待也十
年來北堂晨夕之膳皆命安人餽其餘婦姑相依三十年未嘗
一曰離也今年六月七日吾母八十一歲慶辰命服侍觴夜分
不倦初八日覺受暑不甚適然自謂胃疾可不發十二日酉刻
飲酒啜粥思就寢轉側間已奄然逝矣今年四月吾姪女越雲

年十八姪慶深年二十以時疫先後化去吾母痛孫方迫茲復繼以寡婦之戚老淚不勝揮安人其有知耶其無知耶與余伉儷和好笑語時聞然抑抑恭敬未嘗有戲言褻容年俱半百室中尙不能正視以余耆飲嘗儲酒以待不時或致過量又未嘗不婉言相規也粗知文義喜聞忠孝節烈事有道閭閻瑣屑者輒正色掩耳生平無華服歿後檢其篋多嫁時故衣無一鮮麗者余性故脫略衣履常厭其餘然安人恆爲料檢不令缺乃其自處簡易如是而余初不甚知也烏乎其益可悲已以嘉慶元年正月十二日卯時生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戌時卒生子一慶涵女二殤側室生女一孫男女各一

東洲居士曰安人每疾劇時家中人恆虞其不起然卒無恙也所謂貞疾恆不死者歟今雖小極未爲有疾也一夢不復覺天

下之思常出於所備之外有是哉有是哉履夷處順非有奇行
可紀然德性莊重不苟於起居言笑又被服儉素視習俗仕宦
家君子詠素絲而門內曳阿錫者其亦有間矣故敘述之俾有
傳焉

祭周門姑母文

大人命代作

烏乎歸歟女貞一木懸巖之隅旣柯皴幹兀而不膚亦稜稜生
氣傑峙而弗枯乃嚴風酷雪震折夫其上飛濤劣石播搖夫其
跌彼浮花浪蘂如桃與李已電逝而煙滅偉哉辛木干雲出霧
獨以其厚氣遠力而與山壽俱烏乎坤德之正以節爲樞然其
所遇有難與易亦或逸而或劬其難之又難者訶列女之傳讀
烈婦之辭亦寥寥其覩諸愴兮歸兮吾姑年二十四而適其夫
二十七而所天者徂二十九而始撫其孤上無翁姑兮孰與蔭

下無手足兮孰與扶俚俚兮雀鼠葬葬兮狸狐阻滄我繼嗣伺
挽我田廬既糾既紘載號載呼塋平銀手如斷而金心不渝如
廣廈一棗而抵梧夫狂風濫雨如危舸一篙而劈浪於江湖卒
能克理克固秩秩肅肅安亾靈而獲佑於其雖烏乎嘻雪隨淚
盡花到春敷陳根毓芷積潤胎珠固丸熊畫荻之克恪於母儀
亦驚極奉硯能讀其父書惟佳兒莊莊以自立遂以峻品碩學
冠米廩而騰譽諸孫捧牀奕奕瑤瑜皆名鏘鏘序文驚其里儒
懿矣乎慈顏不秋怡怡唯俞養堂膳馨斑衣綵揄迨乎年濱七
旬以福以壽含笑而委其軀迴憶夫鴻孤鶴隻餐霜枕冰之始
蓋躬躬乎四十載而餘噫堅弗堅者人所持報弗報者神所符
今雖知爲帝所粵宛而訶之諸父傳厥遺矩猶如聞其曉歎而
宵吁矧母溫慈惠慤勤力儉事又融融乎爲婦德之儲自余官

天寵之醕醑况厥超識達見固常一視夫崇庠等貧賤於齋
淩漢以年家子又姻連也尤習覩其道槩義衷獨能無痛典
之遂遠悼神骨之遐矧願惟茲千里淚揮一尊奠寄託悲弔於
南鴻烏平尙饗

公祭呂仲英年丈文

方長羸之入節兮何畏景之熿熿望膏雨而未沛兮浮雲忽其
西東愴德星之遙墮兮彼民失厥帡幪將矜式於何所兮徒慘
悵於私衷繫磻溪之望宗兮本江介之鼎胄溯相國之崇猷兮
以鼎鍾爲堂構峙科第以蟬聯兮咸名高而業懋鍾輿宛於丈
人兮彌蜚英而挺秀自鰲年而穎特兮擢冠歲之甲科值農曹
而撥煩兮御史肅而非苛屢分校以司衡兮才磊落而英多臨
一麾於

聖簡兮泣雄邦於海陬靖黎人之不靖兮鯨波滄溟而安流文
教敦而士奮兮荒政舉而民鳩旣星奔以除服兮返五馬於浙
水權會稽之古郡兮政無墜而弗起察水利於連郡兮開三江
爲綱紀始創議以修復兮邁蘇白而功擬慰明州之輿誦兮尤
歲多而績繁官牘委而山積兮咸治委而究原時雨降而恆潤
兮春風拂而知溫萑苻戢而感化兮洋波澹其不渾民愉愉而
歌惠兮士喁喁而誦恩旣久戴此福星兮願長依乎冬日慈雲
瞥而不留兮士民偃偃如有失明山慘其不晴兮海水悲而湧
濤將受祀於桐鄉兮尸祝永其芬苾翳丈人之循譽兮本清節
之儉恭炳外修之秩秩兮篤內行之邕邕瓊枝培而益茂兮璇
源浩其澗溶惟文字之吉祥兮與科名之瑞異天所以爲桃李
之報兮福因德而始備美哲嗣之聯翩兮桂五枝而森遂喜聯

袂於玉堂兮先引嘯於伯季聞宦情之超澹兮將歸老於林泉
開華堂之畫錦兮看舞綵以霞鮮顧有願而未遂兮渺萬里而
游仙黯海月於首夏兮悲鶴弔以千年想易簀之前夕兮正春
官之捷報允無愧於五中兮方破顏而一笑惟天既豐之以厯
祺兮顧吝之以耄耄花甲近而未周兮喬木枯而自倒忝趨陪
於子舍兮恨罕瞻乎風貌斟善量而隅舉兮增中心之惻悼效
楚些以陳詞兮靈仿羊乎來造

清明祭太高祖享水公文

伏惟前光式曜經奕葉而猶新世德相延合一堂而追遠惟神
篤承先緒克累滋仁垂茂矩於當躬無非厚德傳遺經於後嗣
丕肇儒風時際良辰謹修祀典愜聞優見二百年馨歆如親食
德服疇六七世熾昌未艾烏乎維墓田之好在難忘當日之栢

椿卜初夏以升歆如感春前之霜露前靈不昧式鑒馨香尙饗
重修清明堂上梁祭文

百世承家期門庭之不墜眾材構廈資梁棟以能肩溯何氏於
東門自宋朝之南渡縣基千祀詩書永祀馨香分籍四鄉譜系
仍聯椒飴遇清明之令節孝凜奉先因綴食於公堂誼敦收族
每感庭濡春露思初構之維艱忽驚瓦落秋風知年華之已古
爰糾宗族重事經營恭逢

天子初元敬卜正陽良月吉占隆棟象本固而枝榮虔列旅櫺
儼星陳而嶽峙廿三世肅瞻松茂仍由舊以無愆八千年永託
椿靈雖增新而尙樸伏冀有神默佑不日觀成方降祥儲祉以
無疆庭森嘉樹庶食德服疇於罔替代挺

國楨自維兩世宦游久隔苾芬之薦茲萃一家歡聚共襄揀度

之勤從此几筵敬布益思行葦以昭忠卽今靈爽式憑仰見慶雲之播采尙饗

重修家神堂上梁祭文

益都之何分從宋季道州占籍世宅東門瓜瓞之蕃漸區乎井里詩書之慶沛發於簪纓自廿三公而降迄十二世而昌今其此門庭者皆我迴瀾公之裔也前朝拔萃榮開刺史之庭奕葉明經荐啟尙書之第愴憶先公晚歲松菊縈懷自慚小子無知蓬瀛接武三持使節踰嶺海以甄材一痛慈靈溯瀟灑而返櫂指老屋半間猶幸先人廬在看炊煙比戶豈徒九世居同惟几筵之攸布墊隘難安兼棖桷之將頽質臨增感敬諮諸父諸兄相與是營是度揆溪山大澤之材千章驟集值久雨快晴之候羣力奮興若夫重任所肩允藉大椿之壽爰諏吉日敬告明神

梁棟先隆如本根之鉅茂粉樞四布象柯葉之扶疏斧藻不愆
於素質有其文準繩貴在誠陳平而且直清嚴有恪廓廟貌爲
溪堂左右交輝列楹書於夾廡當慮事量功之已備冀儲禎降
祉以無疆於戲五千里歸雲還岫念切奉先三百年喬木參天
德惟食舊祈有神之來格俾不日以觀成尙饗

先考文安公家奠文

烏乎痛哉吾父之逝如山之頽如川之竭萬分倉卒非由兒輩
罪孽至深何以至此昏迷顛倒一月有餘家奠屆時銜哀叩稟
吾父之生性成至孝事祖父母盡愛盡敬恆跪受教早失怙恃
哀慕終身孤苦勤學然松照讀所業精進從游曰集雷震不驚
祀并得甘靈異屢著人望斯臻旣餼於庠旋膺拔萃奉職銓部
早著公勤乃登上第久在詞林史職勵清無時廢學梓躋坊局

再入成均公趨之勤自立程法教士之式如其治身衡文督學
清白一心寬嚴竝濟名實所歸

聖心倚任特擢京兆殫力民事讞獄振灾恤吏整軍屏當差務
精勤籌度五年久任

眷用益殷歷踐五曹中間出使盡心部務仍領京兆乃陟正卿
冬官久掌屢攝銓部遂晉司農維持政體愛惜人才苛細必捐
奔競必絕不爲好異不爲苟同凡所敷布兒不盡知略窺綱要
竊知勞瘁

宸注方殷敢思歸憩竟以積勞中氣虛弱又數歲來伯父見背
友于愴慟屢嬰疾病體未復元惟覩兒輩連獲科第稍爲欣慰
處盛思危每聞教誡不意昨冬次子不祿惻然心傷面目癯瘠
幸度歲來起居無恙猝感風寒旋就痊可力疾辦公尙謂能支

豈料突如氣脫痰作不數刻間端坐長逝痛哉痛哉痛惟吾父
一生持敬言笑無苟出入有律教兒惟嚴俾得成立今遂失怙
悵悵何歸遺摺既入

天顏愁歎晉銜宮保

予謚文安惟安之稱止於義理名實允孚

聖恩優渥何以報之陰冥感慟烏乎痛哉尙何言哉明日吉辰
將奉靈座暫移禪寺時去如馳神往仍復歸視吾母與吾伯母
及兒與婦竝孫男女神其罔恫烏乎哀哉尙饗

先考文安公祔廟祭文

服疇食德無非宗祖之恩從政任官尤凜高曾之訓茲裔孫原
任戶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謚文安公凌漢通籍四十年遂陟正
卿之位離家五千里時溟霜露之思

恩施渥被於

雨朝庇蔭宜承乎先世豈意大星春隕風雲愴化於燕臺洎乎
靈旆秋旋窀穸虔占於湘浦惟靈爽歸依廟室斯昭穆宜祔蒸
嘗於戲榮躋極品依然清白之子孫佑啟後昆永享馨香於俎
豆

先妣廖夫人耐廟祭文

婦人無爵謹從夫子之班祭禮有經宜祔祖姑之祀我

誥封一品夫人顯妣何母廖夫人早莊鴻案寶肩并曰之勞晚
被翟衣克潔蘋蘩之薦憶樵汲之躬親傷恆在曰痛姑嫜之未
逮涕每沾衣家法之嚴見推於中外義方之訓垂範於兒孫冀
晚福之方長痛養堂之遽棄使節初旋增齋指感心之慟靈輦
遄返謁尋山負土之勞魂兮歸來神其如在虔諏吉日敬祔先

靈溯十載文安反祐霜露增悽值百年廟貌更新容聲允託冀
怨恫之胥泯降福祿以永綏

代表弟廖斐秀撰貽贈焚黃告文

惟吾門舊德相承步青雲而疊晉至祖父潛輝不耀等白璧之
彌貞然而祖父禮法居宗克致養堂之壽祖母慈良稟性佐成
君子之仁溪衷槩俗有萬石之高風明鑑相攸得三公之貴壻
雖設施之未著乃譽望之同歸憶自光沈弧婺久矣雲黯松楸
迴思兒父橫經艱難一第孤孫秉耒竭蹶三時有闕顯揚實增
怵惕茲幸蓬山接武外孫傳齋曰之聲

楓陸頒綸下里拜花塲之

賜以道光二十五年貽贈我祖父爲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一
級祖母爲安人外孫何紹基由東門之學舍齋

北闕之恩言

綸綽攸宣几筵敬告鄉成廉讓雖無駟馬之門慶洽幽明共展
鸞迴之字從茲綽楔光榮永縣家慶所冀書香嗣續長被
國恩格此茲芬伏祈妥侑

仲弟子毅哀辭

烏乎痛乎老毅老毅子來何方子去何鄉天地之大古今之遠
靈光清氣何所不邁顧在人寰已四十年有父有母有兄與弟
有妻子女翩然舍去忍耶戀耶了耶悟耶人有兄弟天倫最樂
同乳孿生世乃希有若余與子希而更希自出母胎漸離母懷
我靜子動我戇子和父命受書我乃先驅子時魯拙莫知其故
成童而後三年大病肝腸洗煎寒暑更易父母顧喜謂此子活
雖愚亦慰豈知沈痼得大智慧初涉諸技駸淫九流盲律象緯

六書九數隨意所之靈思濬發匪由師授自飫厥智覽道家言
漸通佛乘先得根本乃求差別繁古聖賢經子所遺英儒魁士
謨著傳寫金石文字儀象器數皆善知識具妙法門佛慧一源
萬緒畢澈不索自精不泥而通荆關畫理魏齊書律琴心邃幽
算法微眇究指知歸探奇洞元困病求衛習歧黃術遂通內經
見垣一方脈理神悟子職是賴阿翁勞瘁屢遭危疴諸醫擣舌
百藥難濟無形無聲子視子聽千回萬折化險爲夷阿母身強
邇亦見衰壬辰浙中遇瘧經月今秋病厥全家皆泣惟子調護
以臻康復丙申仲夏伯父見背子爲之後侍疾之劬哀禮之盡
感動人天悲深行路平時出入起居飲食米鹽錢刀瑣屑萬端
父母未言纖悉帖安父母訶責婉順改從至孝性成百行具該
友愛兄弟怡怡無間娣姒熙熙咸佩其和悲乎痛乎子耶我耶

我耶子耶子死我死我存子存骨肉之際子吾一身四海之內
子吾良友隨侍京師逾三十年天下勝流罔不傾蓋十年以來
凋零日見我淚子淚我歎子歎冀我兄弟或共長久何期今日
松摧竹隕孿生之兒兄強弟弱風雪一朝形單影隻痛乎痛乎
別幾日乎今夏五月我持閨節惟廿九日始出國門子率弟姪
偕諸友朋送我郭外涕笑言別子時嬰疾其機甚微我心憂之
知非淺細山高水長舟遲車駛夢寐相依形影不隔家書絡繹
歸途慨慰皆三弟筆子無一字我心疑慮子雖孺漫何乃至此
今日思之乃兄弟緣今生絕矣痛哉痛哉我至禹城聞子病急
失聲一號摧動牆屋雪途踉蹌歸復

恩命我父我母舉我伯母我弟我娣聞我將歸躊躇愴慟入門
百呼上階一棺前半月耳子不我待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憶昔

丁亥子得奇疴有癰在腹潰將不起我與子謀是有死法欲離
紉下免致聞見聯車出都惡於大梁癰潰不合晨吁夕呻兄弟
對牀風雨夜作縱談元理脫離生死謂骨血軀如塵如漚生存
望外疾愈返家體中健適乃曰倍前生子育女俞唯成行屈指
計度今適一紀還值乙亥亥卯未合命宮所屯若斯不爽異哉
痛哉尙何言哉惟子生時夙根深遠至疾革時含笑含孳子無
掛礙子無恐怖論出世法子無所牽論入世法子能無悲二人
紉下失此功臣連枝四人折其最良同乳兄弟從今孑然我飲
誰酬我歌誰和我坐子寢我腴子腐焚書破琴庶洩悲憤老毅
老毅其聞知否烏乎尙饗

東洲艸堂文鈔卷十四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壽敘

聶母袁孺人七十壽敘

惟乾之運寥闊乎無垠兀闕乎無形穆穆屯屯理氣之樞得坤
之功肇□□□飾壤被疇出於至靜之門而極夫無際之原乃
葩乃榮乃榦乃材成萬物而弗功返厥至定克固與壽匪獨其
德之疋亦理之弗□而符者與新化聶氏壽母袁孺人蓋實協
此屋德儷以福淵際此介辰羣嬉以張懿矩茂規請絜致汝諸
賓歡今夫坤道之萃亦勤亦儉亦孝亦慈舍是則弗儀孺人固
名門淑媛華蓋世軌□□珠明孝德扇於閭里芬徽揚於戚連
迫于歸我□□先生相莊甚諧勤力助勛其劈績也若紬萬紵

之絲而出於同功之繭也其積豐也若闢陰斥之壩而辟乎連
雲之櫬也粵宛之鍾大泌之祥遂羸以□□於擗捫詎弗偉歟
雖然五常日觀世波□竊唏於□□□內治之難敦也夫子
敕力於外顧內則佚墮之是習樸□於外顧內則□□而□華
伉爽於外顧內則刻□而如矢慈蓋適適然矣惟孺人旣富如
忘務績如揄美若其劬衣弋餐□如冰食葛製之辰奚若其恭
錢幻貝么榮義槩仁靡索弗周奚如其仁邀壽之基非□於是
耶矧其霜帷字孤克成厥生使觀聽於園橋以揚其德名韋母
之經陶母之髮殆未足與抑昂而較德固宜繩繩緝緝眾孫負
牀而娛梨眉顰顏耄而逾澤也歲夏四月賢子舞衣開七艷筵
諸所聞知咸怵豫夫耄徵而樂數其溫衷盛儀以相容祝也腐
禠無窮鞠臈式歡謹郵書而爲之敘

張君丕承八十壽敘

大人命代作

自余官京師三十年邑里中後進之士皆無由識每兒輩應南
試歸輒詢州中士有文與行者以慰吾盼則每稱張生紹程紹
程績學勵品能文章與其兄紹恭弟紹伊均有聲黌序又聞其
子姪若孫輩多能讀書守禮教余竊意其家殆先世有隱德則
又必有賢父兄躬爲之楷行爲之律以率於其先者今紹程不
遠數千里述其尊人丕承先生之行事乞一言爲敘余於是信
張氏後起之多賢皆由於先生之教也先生之行忠厚樸誠循
常襲矩初不足以爲奇也乃其三歲失恃兩事繼母而能安既
無兄弟事嫡堂兄如父撫從父之子能友簡默不善辨而狂狷
者服之謹畏不責人而習盜者化之蓋其爲人外若無能而中
有經緯非惘惘然徒爲鄉里謹厚子者獨惜其少銳於學旣冠

後爲家穴所嬰不竟其志而遂以騎射游庠序先生嘗自恨之而余亦以謂使其努力羣籍多識古事擴其所識而研之於天人性命之奧縱之於文章經濟之藪則豈徒爲一鄉一邑之善士哉雖然先生足不出里黨而余則宦游久矣所見天下士亦多矣往往有親問學耕耨於十三經十七史編比貫串瀾翻不窮者顧問其內行則市僧之不如又有子子蘊蘊類有德性飾其道貌以欺人而實則所行多媿者則何如先生樸中而毅力猶能爲一鄉之模範乎然而先生之所恨吾不敢轉以爲先生誤紹程輩其益思浩於學而敦於行而勿藉口於有學無行之徒與夫僞爲之而不實者並持是語以告吾州後進之士使皆勉於經明而行修也先生聞之得無赧然而進一觴也夫是爲敘

廖君密之七十壽敘

大人命代作

余每見節孝之嗣多賢且貴蓋冰霜之積則春根之所畷楸也
鯢蟠之淵則流泉之所導迎也然孀居踽踽亦有幸有不幸焉
得一子自幼知孝善承其志則青年白首有不覺其甚劬且痛
者此則守節者不幸中之一幸歟吾道州廖君密之生四歲而
失怙且耕且讀以事母然猶有兄在也旣而兄逝嫂存兩世星
孤終宵雪涕其激楚悲愴有不可言述者而君善養處之如載
一葉之舟行萬里之風樯敝帆側而能使舟中之人帖然而無
可惴恐蓋其至性所蓄少而已摯又能持之以定力將之以實
心未嘗以一絲一粟紛瑣不理之事口北堂之心而煩邱嫂之
意故其尊慈年登八秩而阿嫂亦壽至七旬謂非密之之能孝
於母而又能善事其嫂乎余又聞廖氏春秋族祭事因財粟多

負久廢不舉君一人倡而復之獨司出納而族之人咸樂而安焉噫收族之難也人曰眾則志易囂而又貧富差鬪各稱其所營非有孝友惇物雍然確然不欺而不戾者固不能振其所墜即使能振之而族之人能無間言乎若君者所謂捐本引綱行圓而利者已德配虞孺人有婦行能相夫子以事姑若嫂君今年七旬晉一而孺人亦六旬有一矣白首相莊怡然壽愷而君子元粹等又皆有文行鳴於時蓋余所謂春根流泉之卜不於君之身而將於其子孫元粹爲吾道州名諸生以書乞言爲壽余故揭其行之聲聲大者爲先生介一觴而又因以知廖氏之多節婦也其可敬也夫其可風也夫

周濂昭姑丈六十壽敘

基自八歲隨侍家大人官京師時方蒙稚於邑中先達長者未

能有所嚮仰逮少有識悟每聞大人道及童年共學及爲秀才時相與琢切靡厲詰經譚藝諸君子未嘗不銜杯奏懷望遠結寤雞鳴風雨之意兒輩蓋習窺之吾姑丈濂昭先生卽其一也自基屢涉故鄉尋聲問轍則諸君子者不啻零落如晨星蓋距家大人共學時三四十載矣而濂昭先生乃獨以老儒峻望健精神享祺祉藻映於元山濂水之間先生先世與吾家爲世姻其德配孺人吾姑母也後以其女歸吾族弟紹濂重姻疊戚兩家來往無閒基之歸也又蒙折行輩與交從容語笑未嘗苛以禮法故諧聚之時爲多側聞先生之爲人天性忠特少而植立失怙時年僅十一遂獨庀家事善奉慈闈其閒荆棘叢雜雀鼠紛紜事有萬難展錯者獨以樸衷毅力持之堅而守之靜卒能歸靈臺之砂礫娛堂上之春秋又得賢配如吾姑母者相其勞

而同其瘁逮夫恩恬緒理百事秩然薄有谷中之田園駢繞謝
家之蘭玉則先生與孺人皆已年屆六旬矣夫積苦者甘所由
萌也折漱者流所由暢也少而茹荼晚猶啖蔗亦理之至常耳
然苟非胸有太和情澹俗累則處困固不得而亨卽行坦而猶
隘已先生早歷難瘠泊夫中年以還諸子各漸成立錚錚橫舍
中則遂泰然自怡泊然無營雖以明經貢成均而亦無志於進
取非中有所得而能若是乎猶憶戊子之春基自京師歸孺人
預儲冬醞以俟適焉過從相與命醉觥籌既酣先生輒攜與游
憩甫出門限卽見青嶠浩然綠樹無際聽田水活活聲披襟迎
風曠乎不知塵市之有何樂而軒冕之有何榮也今諸郎方環
階舞綵基未緣躬祝試道前游先生及孺人其粲然爲進一觴
也乎

孔母徐太孺人六十壽敘

海內禮法之宗推曲阜孔氏孔氏之多賢與才宜也顧嘗考其
先世之賢並近日之有英聲茂實無愧其門第者大抵得於母
教者爲多蓋天地粵宛之氣旣鍾於龜蒙洙泗之間而學問行
義之成必始於門內所以牖其姑若婦相望爲女宗而孔氏之
母賢且壽者乃代有聞而風相接也明年五月爲我世伯母徐
太孺人六十慶辰先一歲爲道光十六年哲嗣菊農孝廉及其
猶子誠甫太史句一言爲壽基惟太孺人浙水名門以相國文
穆公爲之曾祖以少宗伯公爲之祖以海防司馬石船公爲之
父璿源鼎閱冠冕東南其于歸我厚齋先生也於前襲爵□□
上公爲子婦於前襲爵□□上公爲弟婦於今襲爵治山上公
爲叔母厚齋先生恭逢

純廟臨雍與園橋之觀聽分半刺之名資夫家之榮同於母黨
夫勢崇者心易侈也境逸者志易頽也貴則忘賤而富不可使
貧也太孺人秀毓瑤環聰傳詩禮作椒花之頌擬小山之篇明
慧所流尤詳儀渠于歸後於今四十餘年孝以奉姑敬以相夫
惠以睦族寬仁豈弟以治於姻連逮其臧獲溥而不偏恬而不
矜其或倉猝以定疑劬勞以任務有寒素勤力之家所不能爲
者瘁心煩身嗇志壹意必求其當而後已孔氏子姓蕃碩至我
朝由大宗分支者數百年來聚居曲阜吉凶相聞酬接繁鉅心
擘手畫親疏無閒自厚齋先生歸道山昆仲娣姒亦往往謝世
太孺人神明不衰諳先世家法每公府有大禮儀輒就折衷以
爲繩楷昔人傳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夫法可以創爲而禮
不可以意設是立法易而辨禮難矣抑聞晉太常韋還有母宋

氏宣文君受周官學於其父厥後朝廷就其家爲講堂設紗幔以授弟子年近百齡視聽無闕太孺人習於孔氏之儀卽無異周公之禮天欲使其九族六姻長資軌則所以豐其福祿厚以期頤者正未有艾也自道光初年家君持節視學東魯而菊農誠甫並出門下基因得交於兩君聞所述懿行甚悉今年誠甫成進士入詞林與基等爲同年生太孺人顧而樂之蓋昔日之教猶子如己子也菊農以名孝廉屢報罷於春官而慈顏不爲之蹙固猶恬粹秉禮之衷亦知其它日之必膺貴仕且日慙慙焉澹澹焉而敦勉以學也同年生謀爲介雅之詞以屬於基以綦規矩素所習聞也言質而不文菊農持歸洙水之濱誦之北堂之上其可欣然而進一觴也夫

蒲城王相國師七十壽敘

世有所謂非常之人者岸異其容浩博其詞矜深其情思計謀是其非常人歟若乃觀其容不奇而樸聽其詞不華而慤卽其情思計謀近而遠異而同然而甄陶羣士涵納萬流上以斧藻乎

聖謨下以規軸乎一世衡之古今劑之天入所謂非常人固宜在此而不在彼今於吾師蒲城相國見之歟吾師以翰林起家爲庶吉士散館後其同歲生躋坊局則於同歲生最先搏扶九萬里直南齋領樞禁爲協揆內贊

訐謨外綜度支中閒曾未嘗小挫此其遭際也吾師持衡大省稠疊膺選而典京兆試凡二典春官試亦二鏘鏘濟濟鳳毛麟角芝苓參朮萃於門此其文福也吾師爲卿貳時馳傳讞天下大獄嘗連歲累寒暑不還朝凡天下之獄之上聞者

上未嘗不屬公公之所讞獄天下未嘗不稱蓋公之受知自馳
傳讞獄始此公之閱歷也公自入樞禁西邊事起再平再訂佐
上籌邊二萬里之外圖形紫光閣賁冠翠翎此其經濟之大
者公事封公孝謹封公及見公爲總憲公旣以科目致身宰輔
公子方弱冠已有文望舉鄉試氣度和雅他年之如韋平韓范
可卜矣公俯仰無憂此其門祚也基等自齠髻及幼壯聞公名
久以爲是固世所謂非常之人也丙申春闈榜發成進士者百
七十口人出公門下甫獲見公次第進而教之其容樸其詞慤
講論文藝諮諏道德真率坦白宛然儒素嘗謂基等曰吾生平
無它可取惟喜聞過而已如有所聞知幸以勤告我退而口思
繹其丰采論議又漸漬於公卿館閣諸前輩之習於公者始知
其容樸其詞慤其情思計謀遠而近異而同所謂非常人者非

吾師而誰與歸公生關中土厚水深神明之隩區乾隆朝韓城王文端公以清正直道受知

聖主爲一代名臣吾師之人相後文端三十年又同姓受知

聖主其經濟遭際略同其清正直道如出一轍故天下咸以吾師比韓城文端公然文端公晚年所共事者海內知之公遭遇斯時舉朝肅清罕有爲之難處是公所際有過於文端其它曰福壽熾艾軼而過之也其奚疑公治岐黃言如陸宣公范文正公之用心客冬遇疾薨臥而瘳活國活人而因以視其身榮其神不其茂歟今年春公七十生辰門下士既皆導揚盛美矣紹基則敬舉其瑩瑩大者以爲門下士倡俾聞者如陟泰華覽河曲羣峰眾流皆部婁而溝猶矣謹敘

宗母王太安人七十壽敘

大人命代作

長安人海中車曰馳馬曰驟冠蓋曰相錯然而九州之士之游
於其間者某也賢某也才若徬徨乎空山而卒識蘭柏之馨香
也而會稽宗滌樓舍人以能勤力奉母聞於時其母王太安人
以能苦志勤力相夫教子聞於時余聞稼軒同年之未仕也家
計屢空幕游時爲多大安人佐之事母代之教子操作典質仰
俯咸賴迨稼軒成進士作宰吾郡盡心民事家政之庀皆恃內
助以無缺滌樓能讀父書以貧舍人落拓京師菽水之奉種自
筆耕計勞而受不敢爲過分之獲恐損前人之志而莫慰北堂
之心也然而力甚劬而奉甚儉又子婦孫兒女及猶子輩皆其
釜而炊太安人怡然處之□□□□□□□□□□母教之肅而母
德之賢非至老而彌勤歟抑聞稼軒之爲令也太安人見攤欠
諸積冊以爲深憂日以告歸爲請旣牽於職事不獲請官逋劇

急終以督之於其子滌樓奉母僑居吾郡拮据補苴久而獲濟至板輿就養春明而太安人固已心力交瘁矣滌樓之不敢爲縣令者稟母諭也識之於幾先而能誠之於事後卓識懿矩慨歎安恬晚景康彊年登七秩嗇之耶豐之耶天道固有知而太安人之食報於期頤者將未有艾也諸同人將句言爲祝而不欲爲諛詞吾以太安人居吾郡之日久先悉其前後事遂不辭而書此以爲敘

陳母口太恭人壽敘

陳阜堂侍御之母口太恭人之賢基之所謂聞也憶與卓堂爲通家兄弟於今十五六年其初由進士通籍迎養京師卓堂勤於公事而退食趨走常有孺子色後奉太翁諱歸家服闋入都太恭人以里居爲樂不復來京師卓堂言行顧益謹摯若恆有

畫荻鳴機於其前後者比歲以來卓堂先遣孥歸侍而獨居禪
寺趨衙時暇陟屺遠思今復以太恭人設悅期近將告歸介慈
壽以余爲能知太恭人之行而乞一言以爲祝余何敢以固陋
辭竊惟太恭人母家本任城望族素嫻詩禮歸太翁砥齋先生
爲繼室孝事尊章撫前恭人女如己出躬習勤儉雖旣膺
封誥仍親理中饋不少憚勞念砥齋先生種學植品僅以拔萃
科官廣文未竟其志也教子嚴肅有法卓堂雖貴箴誡不絕於
口惟恐其漸卽安侈不務遠大以墮先業者可不謂賢歟抑余
又有進於卓堂者卓堂昔爲翰林職在文字而已及官兵曹雖
可以特建是非然事從其長非甚任重也今爲御史則
天子耳目之官貴能拾遺補闕又是古爽鳩氏之職以擊搏爲
任者也一言而當公蒙其福一言不當眾萌其患昔雋不疑爲

京兆尹行縣多所平反則其母喜笑飲食異於它時或無所出
母怒爲之不食太恭人之用心其必無異於雋母卓堂又天性
孝謹見事宏達其所以盡言責而慰母心者余知其必有在矣
勉之哉勉之哉余又聞定陶閭鏡泉農部將乞假歸養計其出
都當與君相先後京師人海浩穰名利全逐余每聞有以省侍
爲樂以洗腆爲榮者則心敬之不敢忘茲謹書此爲太恭人進
一觴亦卽以贈卓堂之行也鏡泉聞之其亦以余言爲有當於
心也乎

吳縣潘宮太保相國師七十壽敘

道光十有八年冬十有二月吾師宮太保大學士軍機大臣吳
縣潘公七十誕辰

天子命賜公壽門下士喁喁一聲嘉頌並湊於是丙申春試出

門下成進士官中外者百八十餘人絡繹次第以有韻之文獻
紹基謹拜手而序之曰公之人綸閣贊樞務六年於茲矣

一人倚舁百爾承流文事治武事飭紀綱明備寰宇謐夷顧惟
公忠壹之誠冲塞之度凡訐謨鉅功咨諏密勿人告

天子施之天下者皆撫闕不敢以自居惶引之詞就所習知稱
所樂聞其莫如文章之事乎惟公幼秉異姿早傳家學甫逾冠
歲卽以對策第一人及第旋因廷試名冠詞曹受知

兩朝超遷不次通籍十年遂以貳卿再奉

命爲吉士師其間典試視學分校之役殆無虛歲文章知遇無
與比倫旣陟冢卿陳情歸養心懸魏闕身依邾下孝思之隆文
字之樂性本情末交暢互應標寄名利之外優游湖山之上於
是者十年凡所纂述若正口編鏡古錄詩古文辭各數十卷動

思則古言思濟物道德聲名日植而豐已今

天子御極復擢憲司晉至冢卿不由協揆遂正臺席茂矣哉自
制詞之給廷推之法虛詞道謀不行於

聖代凡與於枚卜者或有超陟不聞詳諭惟公之入相也宣麻
之日

特諭以學問之優明示中外朝官野士相顧竦矚以爲數十年
來中書故事所未有由是屢典春官久掌院事

殿廷校藝首領班行蓋桃李盡在公門信文章莫大乎是已或
曰宰相之職莫重且先於此乎應之曰至行肫篤文之本也經
緯詳密文之體也志氣疏通文之材也常變適宜文之用也本
固而材裕體立而用行觀文以集益則善類聚矣敷文以成化
則强暴柔矣桑扈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臣下

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也然則

天子以學問置宰相宰相以文章佐

天子理天下道莫備焉功莫崇焉其爲重且先也夫何疑抑嘗於侍謁之餘追陪子舍側聞師母汪夫人淑藻芬規淵源詩禮公子功甫星齋紱庭輩伯歌季諷各有成集簪述承歡詞流仰鏡門下士方謀爲介雅之詞公子以閒告公公始而辭旣而笑曰其名奏爾能如一一吹竽無恩吾聽也於戲公誠有樂於是乎江海不擇流而受明鏡不擇影而照神工大匠不選器別材而用秩乎其章浩乎無涯公所以扶樹羣倫擘楷庶業答殊眷膺景福引眉壽於未艾者果獨以文章之事乎哉

許吉齋先生五十壽敘

道光十有八年歲在戊戌冬十有二月爲吾師侍御吉齋先生
五十誕辰門下士聯襪一詞欲爲頌言先生曰半百之年非稱
壽時也其無爲介雅之詞抑古之言壽者無繫於攬揆時方茲
寒近中榆欲藉爲一曰歡可乎於是同門諸君子咸以屬基曰
子宜爲之詞基竊惟浙中山水之鄉靈異所鍾才流接踵而名
門鼎開數十年以來無可比於錢塘許氏者外領監司內陟卿
貳玉昆金友接迹詞館者四五人先生襲芳挺秀淵源濡染發
科第踐清華固宜所優爲者乃其勤苦於學於經生家法鉤鉅
聯貫綱目詳具自爲博士弟子至於史官凡應試詞章進奉文
字以及潛居簪作泉涌葩流弟子請業輻湊鱗比一藝一字之
易不離根底動求繩尺誠以治學之道不外治心放其心則所
學者必浮薄而無檢褊其心則所學者必危陋而難恃擴之以

曠覽旁搜範之以謹嚴篤實本末相持華實必稱蓋卽其論文
講學之方而所以繕性禔躬者罔不具矣況乎學究岐黃之術
屢愈奇疾眞行妙翰求者麋至凡其餘技悉共道原又何足爲
先生異乎今年秋九月由編修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先生之在
翰苑也積資旣深兼清祕撰文內遷坊局外擢道府指顧間耳
西臺轉擢人或嫌焉先生喜且愧曰吾人爲學將建爲言而踐
以行也然能言者未必可見之行而所行者未必足證所學
國家綱紀秩然無墜弗舉然而治法在乎治人有官守者盡力
而不給於行卽有言責者竭智而遂有當於言乎職不易稱是
吾懼耳而尙何嫌焉先生鄉會兩試皆以經術深沈受知鉅公
逮典試分校文衡頓疊凡所甄錄雖不廢文藻而樸學之士爲
多邸廩追隨講藝論德亦或激昂古情斟酌時事小子有述先

生恆顧而樂之初度令辰集拜庭次於時廷尉及少司寇棣華和樂退食咸在門下士又並集一堂古春梅蕊齊破師母口宜人豐治酒食世兄輩瑤環瑜珥喁喁侍側談讌既歡吟咏互答馳思湖山之上寄情風雪之外京師人海中車馬塵不見寒日其易有此樂也乎基故質述之以爲先生壽而於尋常介雅之詞誇顯榮祝祺祉者固概乎不敢以一語及也

王母馬太宜人壽敘

古賢母之善教其子者必使之遵幼儀明大義希古則首崇志節擇友則務近仁賢所以扶植其德行開益其聰明而卓犖英異之士能自振奮斂抑不汶汶於流俗者大氏得之母教者爲多坤道成物理有固然厚德載福亦往往以是券之矣同年王君笑山以善事母聞而年伯母馬太宜人之徽言懿範亦因而

益彰焉側聞太宜人事翁以孝相夫以敬待小姑以慈吉凶大
事擲擲措置動必當禮教子勤而有法不厲而嚴函丈之饌烹
飪必親師或不在簪鐙守課吟諷紡績咿唔呀軋聲聲相聞雞
鳴風雨每至達旦年伯先生雖久抱疴顧之甚慰且樂也先生
之歸道山笑山與其兄皆已爲博士弟子員太宜人督訓之不
少衰聞有能文者命就正之有以孝友聞以直諒著者命與游
而觀摩之其言曰學以立品爲先心以忠厚爲主無濫也笑山
成進士入詞林太宜人歎君子之不及見而不以爲喜其改官
儀曹也太宜人勉其恪共官事而不以爲憂就養至都子婦一
堂秩秩雍雍笑山從公旣勤歸侍尤謹游習言動充然恂然恆
有孺子色朋好過從勸善勉學不聞非義昔尹母之言曰吾聞
子以善養不聞子以祿養夫所謂善養者性其性而心其心如

天地之太和泊乎至清醑美鬱然液爲甘露播爲慶雲露霏百尺之松土生千歲之芝至初之氣吉祥乃歸若夫君夔遺母綵服趨庭時世所榮賢者所樂豈祿養爲可以已乎不以善則無仕亦卑以善則薄楮益豐若笑山者善養祿養殆於兼之矣猶憶戊戌初夏散館已有試期同人皆習靜於西淀厲介春園者四人而余與笑山皆在園花正開蜂蝶來聚一日聯几促刻作蒙以養正賦才藻風格各不相下余獨心折笑山之作左準繩右規矩思皆有畔言皆有物啟之注之如導山下之泉以赴歸墟蓋其仰承淑訓於蒙養之事身受力行故言之親切非徒儷書如白之爲工者今官儀曹古大宗伯之屬也樂師職曰凡射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夫采蘋者樂循灋采蘋者樂不失職鄭氏之箋詩曰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能循灋者能循

其爲女之時所觀所學之事以爲法度也蓋婦人之敬其事與人臣之敬其事其爲坤順無二理也笑山誠朝夕思其職之當爲而於平昔所觀所學於古之大儒名臣者兢兢焉步趨則象永矢弗違斯爲常能秉太宜人之教吾知慈顏悅豫方引壽母以縣延之算也夫

少宗伯杜石樵太年丈八十壽敘

國家以科目甄天下士士大夫累德襲慶或兩三世由甲科通籍以爲榮矣其祖孫父子入詞林備侍從數十年輝光後先尤爲盛事其同時者盛又過之海內蓋不一二覩矣況身食稽古之報超異倫等攜子若孫聯步館閣並陟卿貳躋貴近泊然遽退裔德頤性居星辰之上處功名之外受隆養裕耆齡使天下仰望忘其家楨推爲國祥詠之傳之將不金石而永不旗翼

而壽者其惟我 予告少宗伯濱州杜公乎白公少時夙悟神
解學瞻而才敏年甫逾冠值

純廟東巡召諸生奏賦太山下公裒然舉首名注賢書暨成進
士入詞垣

殿前校藝兩冠清班屢典文衡久侍講幄

高宗

仁宗兩朝實錄相隔三十餘年皆與編纂之役夫

召試特科也修

實錄盛典也昔太史公畱滯周南天子方修太山之封以不得
與從事爲憾昌黎韓子爲潮州刺史猶思論述朝廷功德鋪張
揚厲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惟公以鴻筆雅才習掌故際休
明有文章之奇遇道德之厯福遂上掩馬韓與名冊府使才士

學人翹跂歎羨信足以厲嗜古而傳無窮矣豈不茂歟若夫敷
厯所至戎政銓衡肇措經緯秩如裕如皆其文章道德條貫及
之他人所侈稱不足以爲公增美也公官少宗伯時哲嗣今司
農丈人已爲上書房師傅文孫今少司成已接迹入詞館
天子鑒其淵源堂構

眷倚方深公戒滿辭榮上疏乞退道益晉而

寵益崇節愈清而福愈湊優游邸廡以經史書畫爲娛今旣八
年矣司農丈人暨賢孫光祿勳翰少司成嗣位業相望侍養日
隆公益澹靜沖和康其躬以型其家過其門庭蕭然儒素不知
爲世家廩仕也然則文章道德之氣所以引大年而澤後昆者
豈有旣極哉基與公孫翰同歲鄉舉公孫翻又爲先文安公門
下士公年八十同歲友奉簡稱壽屬基爲之辭忘其蕪陋窺論

百一公老於文學其顧之而進一觴也乎

王母黃太安人七旬晉五壽敘

滕縣王太史東槐以乙酉拔萃科出先文安公之門與基爲通家兄弟過從諧際知其人勤篤刻厲非可恩以非義者越十有三年成進士入詞林又與基同值史館比年來公私晤語情款益密竊見其勤篤刻厲不殊於昔而怡懌和煦益退然無求於世不忤於物者旣而知其母黃太安人板輿來京師以太史立身有法居職能思爲喜而太史則以得盡養爲樂讀中祕書宛如兒時黃卷青鐙出入俞唯不自知和悅之色充溢於面背也嘗以語基曰吾父先大學君以孝友稱於時吾母實贊助之門內雍雍爲鄉黨所矜式於葬祭事尤以誠敬襄其勞太學君之卒也索債者麋至類皆無券或欲藉詞拒之太安人曰先君子

信於友通財不假立券不須疑也其盡償之使君子無遺憾於
地下由是家益落典簪珥節衣食課三子東槐學策學簡讀書
間得賢師友會文譚藝則悅以酒食微逐則斥戒之不少假東
槐逐隊名場久無所就勉之曰吾但望汝作正人科名得失何
足介意既東槐以翰林通籍忘其貧也遲久始就養京局回計
中年以來門庭多故憂患勞悸不可屈指晚乃致福環磨
恩誥年逾七秩而神明不衰綈衣布裙躬親紡績嘗謂兒等曰
吾此身蓋從冰雪中鍊過來也基惟瑾瑜之質闕而縫堅松柏
之性寒而彌茂若太安人之識操德性若此豈徒爲女宗母範
而已士大夫所當師而則之者也東槐將爲太安人稱觴欲得
基一言以爲壽遂質言之如此蓋以識欽敬之誠吾知太安人
必許其詞之不華而喜進一觴也乎謹敘

東洲艸堂文鈔卷十四終